

与你一起 虚度 时光

Time spent

with you

著 沐清雨

Mu
Qingyu

Works

原名
《听说爱会来》



有生之年 / 只诉温暖
不言殇
倾心相遇 / 安暖相陪

都市暖爱代表作家
沐清雨 经典作品

有个男人
值得你放弃全世界去拥有 / 此生不悔
有个女人
在向全世界宣告对你的爱 / 至死不渝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与你一起 虚度 时光

Time spent

with you



著 沐清雨

Mu
Qingyu
/
Works

原名
《听说爱会来》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你一起虚度时光 / 沐清雨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113-5597-3

I. ①与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80459号

与你一起虚度时光

著 者: 沐清雨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月 姝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35mm×965mm 1/16 印张: 19 字数: 321千字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597-3

定 价: 32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

目
录



001 //	楔子 忘情之夜
003 //	第一章 谁为爱委曲求全
037 //	第二章 那些有过的美好回忆
079 //	第三章 如果不曾相识
133 //	第四章 我终于失去了你
169 //	第五章 若不是因为有你
219 //	第六章 一路荆棘一路爱
255 //	第七章 我有一辈子的时间
283 //	番外
299 //	后记

静立于十八层的大厦顶端，安以若垂下长睫，把翻涌的情绪封存在眸底，任寒风肆虐。

某种诱惑的气息似在无声蔓延。她仰起头，深深呼吸，凝神静气，就此按下波动的心境，任由清醒替代了凄然。

皎洁而高远的夜空下，一个男人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背影，眼神深邃、暗沉、复杂、关切。

他久久不语，连安以若都沉不住气了，她转过身去，以委屈的语气指责：“你这个人真是，好歹安慰我几句吧？这个时候又上演沉默是金的戏码了，平时不是最能侃吗？”

此时何以与彼时相比？

男人无辜地挠挠头，眼里闪过促狭的温柔：“知不知道你发泄了多久？今夜寒风凛冽，我都冻得快牺牲了。”

她这才意识到男人的大衣披在自己身上，寒冬腊月，他只穿了件休闲外套。

实在是——风度翩翩。

很没风度地，她轻笑出声：“英俊潇洒、能文能武、热爱祖国和人民的队长同志也会怕冷？”

男人冻得牙齿都在打战了，闻言不满地抗议：“以后你要是心情不好，千万换种方式折磨人，这死冷寒天的，我再耐冻也扛不住啊。”说着还跺了跺脚，手也放到嘴边呵气取暖，完全一副冷得不行的样子。

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。

但心底的感激和感动根本控制不住。

悄然情动。

“向你借过的怀抱现在还给你。趁四下无人，想哭就痛痛快快哭一场。”男人颀长挺拔的身体站在她面前，替她挡去冬夜刺骨的冷风，长臂一伸，把她整个人抱进怀里，“我知道忘记是件很困难的事，可





是当曾经变得面目全非，除了忘记，我们别无选择。”扶住她小小的后脑贴在他胸口，“安以若，你有我！”

坚定的语气，低柔的声音，带着蛊惑人心的力量，轻易就让她软弱下来。坚强的面具瞬间龟裂，眼泪阡陌纵横在脸上，流进嘴里，咸涩到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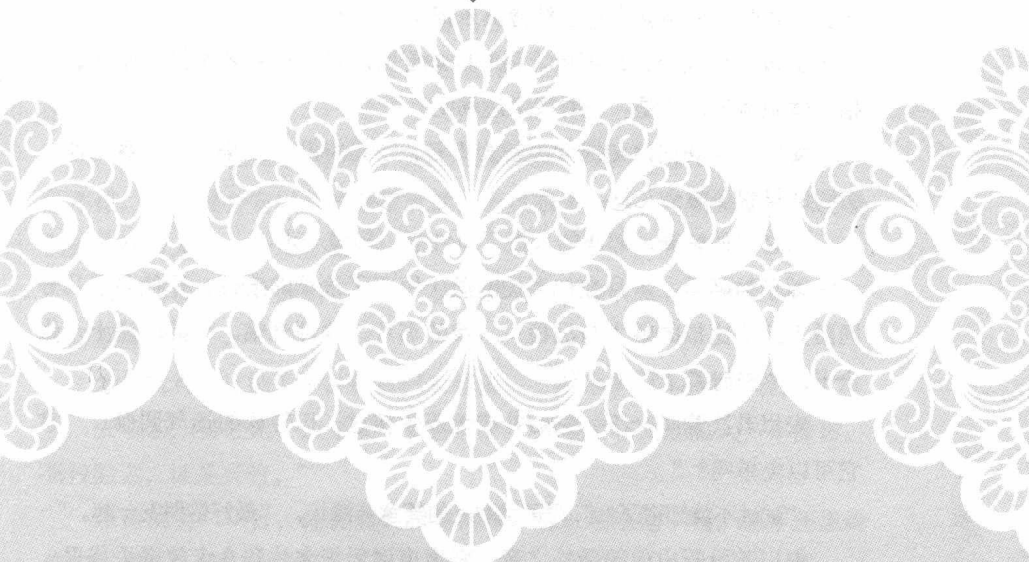
忘情之夜，她终于懂了：在爱里，不是你想粉身碎骨就能如愿以偿。

而“你有我”这句不像情话的情话，远比一句“我爱你”更能体现承诺的分量。

〔 第一章 〕



谁为爱委曲求全



女人从出生，就被视为父母的掌上明珠。

他们护着、宠着直至她长大，是为了让她像公主一样快乐无忧地生活，

而不是为了让她在哪个男人面前委曲求全。



谭子越优雅地晃了晃杯中的红酒，唇边浮起丝缕笑意：“周末都有什么消遣？”

“逛街、听音乐、喝……”安以若抬眸，在他似笑非笑的注视下，短暂却又明显地停顿了一下，“和朋友喝喝茶。”

喝茶？邻座的人忍笑险些憋出内伤，心想这傻姑娘装得真是辛苦。

只是不知身为这场相亲宴男主角的谭子越作何感想。

他闻言挑了挑眉，但笑不语。

对方嘴角完美的弧度让安以若皱眉，但她面上依然是一副静然安稳的样子：“听说你经营了一家健身俱乐部？”

女孩子语气轻柔，声音恰到好处地好听。谭子越看着她漂亮修长的手指，微微地笑：“是。平时很少运动吧？”

安以若自动把这句提问理解为责备，于是辩解：“毕业后忙着工作，有时间只想多睡会儿觉。”

何必向他解释。邻座的人抿了口红酒，轻哼一声。

谭子越轻笑，岁月在他英俊的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，让他多了几分同龄人无法比拟的魅力与沉稳：“我的名片，欢迎光临。”同时递上一张金卡，“去时带上这个。”

安以若犹豫了一下，然后礼貌地双手接过，以轻松的语气调侃：“拿它可以买单吗？”

“试试不就知道了？”谭子越眼底的笑意味深长，“最好带朋友一起。”

安以若没听出他的话外之音，轻声道谢后把名片和金卡放进手袋里，浅酌了一口红酒。

似乎洞悉了对方无心前往的心思，谭子越语调不急不缓：“都市生活节奏太快，健身是很好的解压方式，不妨试试。”

“室内健身太闷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户外运动。”安以若不领情，一面切牛排一面继续，“爬山、打球都是不错的选择。”

谭子越压下唇边笑意，绅士地为她递上餐巾。

安以若配合地与他闲聊，从彼此工作到各自爱好，气氛融洽。

临别时，谭子越问她去哪里。

安以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相送，直言拒绝：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有开车过来。”

谭子越也不勉强：“那下次再见，我给你电话。”

到了停车场，两人各自提了车，微笑道别。

当谭子越的车驶出后，米鱼踩着高跟鞋坐进安以若车里，笑个不停。

安以若微眯眼睛瞪她：“都是为了你！还好意思笑！”

“你演技可真差，肯定穿帮了。”米鱼笑够了，颇有些壮烈地拍拍她肩膀，“真是天真的姑娘啊！”

“就算不是无懈可击，也没有明显的破绽吧？怎么会穿帮？简直打击我的生活热情。”安以若的语气透出几分沮丧，随即评价，“皮相不错，身价不菲，也很绅士，但我就是感觉他的深沉稳重是装出来的，骨子里是个轻佻的人。”

“别管他是轻佻还是轻狂，反正人家一出手就是张金卡，说明对你印象不错。”不理睬安以若的虎视眈眈，米鱼眼珠一转，“听说他那家健身俱乐部很高大上，改天去试试？”

安以若恨不得给她两下子：“你有精力去健身，不如充当一下司机，开车锻炼身体了。”

米鱼就真的让她下车，换自己来驾驶：“你开车，连蜗牛都着急。”

安以若乐得轻闲，边系安全带边说：“我是严守交规的人，不像你，驾校除名，证是买的。”

米鱼就笑：“行，还有力气和我抬杠，看来是吃饱了啊，原本还想给你加个餐呢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”

这种相亲的阵仗简直是遭罪，谁能真的吃得下啊，安以若对于她加餐的想法表示赞许：“那就回去给我做芝士蛋糕吧。”

这回换米鱼想赏她一巴掌了：“身为model，我几乎告别了最爱的芝



士蛋糕，你居然还敢提？我表示收回对你的感谢了。”

提到感谢，安以若言归正传：“米叔叔干吗总安排你相亲？你是模特，不适合太早结婚吧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他一直反对我当模特。”米鱼手上稳稳打着方向盘，语气漫不经心，“我妈，我是说我后妈好不容易劝他不干涉我的工作，但他其实是初心不改的，所以，就改走相亲的迂回路线了。”

相亲的迂回路线？安以若想笑：“米叔叔真是有趣。”

米鱼却是无奈：“他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的女儿，更谈不上尊重女儿的意愿，而是一味地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待我。对我如此，对伱伱也是一样。”

伱伱名为米伱，是米鱼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安以若见过：“伱伱比你乖，估计不会违背米叔叔的意愿，也就你，总爱和他冲突。”

“她乖？”提到妹妹，米鱼笑起来，“那是老头没戳她软肋，你且看着，在她择业的问题上，不和老头闹个天翻地覆枉她姓米啊。”

安以若不信：“伱伱不像敢顶撞米叔叔的人啊？”

米鱼挑眉：“在大大是非上，小丫头片子可是个有主意的。”

安以若笑了笑：“要应对两个结了盟的女儿，米叔叔真是不容易。”

米鱼似是也有所感：“这也是我不和他正面冲突的原因之一。”她冲安以若狡黠一笑，说，“所以他安排我去相亲，我就乖乖去呗。”

安以若笑骂：“你敷衍得够可以的，只知道演员拍戏找替身，没听说过相亲也找人代班。”

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。”米鱼笑得贼贼的，“怎么样，有没有发展空间？我看那人不错。”

安以若瞪她一眼：“开你的车吧。”偏头看着车窗外急速倒退的风景，想到这场荒唐的代相亲戏码，她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

（时间退回到昨晚）

安以若回到公寓时，米鱼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听音乐。

见她直奔厨房，米鱼问：“还没吃饭？”不等安以若回答，她就骂，“席硕良是不是人类啊，让你工作到这么晚连顿工作餐都没有？”

安以若不防她突然发脾气，反应了一下才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心情不好啊？”

米鱼直言不讳：“面对老头的相亲时刻表，心情能好才怪。”然后起身进厨房，“你累了一天，坐等吧。”

安以若泡了杯绿茶，倚在门边：“能不能排出时间给我走场秀？”

米鱼给她煮好了饭，才问：“哪天？”

“下周二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米鱼眼珠一转，“不过你得先帮我个忙。”

“还有条件？”安以若笑，“姐姐赴汤蹈火也给你摆平。”

米鱼笑得眉眼弯弯的：“明天替我相场亲。”

.....

就这样，安以若冒充米鱼，为好姐妹的爱情冲锋陷阵了一把。

只是，那位谭子越先生着实奇葩，居然把相亲地点定在了市区外，惹得米鱼恨不得让他报销来回的过路费。

临近收费站，米鱼远远看见警车：“肇事了？”

安以若探头细瞅：“不像。”

这时，站在高速路中央，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挥手示意停车。

米鱼不解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不会是你干了什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儿吧？”安以若偏头看她，“如果是，别怪我大义灭亲。”

“交友不慎。”米鱼白她一眼，减速停车。

年轻警员走过来行礼，证件在米鱼面前出示了一下，简明扼要地说道：“例行检查，请出示您的行车证和驾驶证。”

莫名地，米鱼对警察没有好感，闻言略显不耐地翻找证件，但是，除了行车证被她随手丢在车上，没有看见驾驶证的影子。

“没带驾照？”见她皱眉，安以若低声，“那还嫌我开得慢？”

警员的口气顿时严厉了几分：“驾驶证！”

米鱼横了他一眼，语有不善：“没带。”

安以若自知理亏，试图缓和僵持的气氛：“我们只是出来吃个饭，把驾照落在家里了。你看我们的样子也不像坏人吧。”

年轻警员抬眼打量她们，就在安以若以为他会放行时，他却冷言回敬：“犯罪嫌疑人的脸上从来不会写着‘我是坏人’的字样。”



这样的疾言厉色，米鱼自然是容忍不了的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她说着已经解开安全带下车，高挑的身材给人些许压力，“别以为穿着警服就能唬人。哪个局的你？”

安以若也跟着下车，安抚：“算了，我打电话给硕良，让他送驾照过来。”

米鱼却不听，直视警员：“把你证件再给我看看，刚才没看清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

无证驾驶还如此地词锋犀利，警员也微有些恼，但他还是准备拿出证件再给她们查验一下。然而这时，只听不远处有人高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警员停下动作，回身朝安以若背后行礼：“报告队长，这位女士无证驾驶。”

队长？安以若闻言转身，就见身穿深色特警服、脚下踩着军靴的男人大踏步走来，神情肃然，姿势磊落。

大脑快速运转搜寻着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：漂亮的棕色皮肤，黑亮的眼睛，浓密的剑眉，还有那——透出与生俱来自信和骄傲的神情。

似曾相识。

男人似乎也在同一时间认出了她。行至近前站定，他微微蹙眉：“例行检查，请出示证件。”声音冷静，语气透出公事公办的严肃。

向来息事宁人的安以若直视他眼睛，缓慢地吐出三个字：“没证件！”

她的语气依旧是云淡风轻的，神情却透出挑衅的意味，惹得米鱼一愣。

男人抿唇，把自己的证件递过去，措辞谨慎：“请二位配合警方工作。至于之前与小姐的误会，我稍后解释。”

误会？米鱼精神一振。

安以若面上平静无澜，漫不经心地看过他的证件，气定神闲地问：“公安？”

男人点头。

安以若就笑了，递还证件的同时，在所有人未及反应的情况下，扬手一挥。

伴随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男人脸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耳光。

寂静的黄昏，高速路上偶有车辆经过，正在执行公务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的警员听到声响，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，定格在安以若和他们头儿的

身上。

气氛一时凝滞。

然后下一秒，训练有素的特警们利落地拔出了腰际的配枪，枪口精准地对准了安以若。

蓄势待发。

夕阳的余晖很淡，照着男人轮廓分明的脸，他的表情里有种沉寂的味道。然而，细看之下，澄澈的眉眼此时已是暗沉无比。

爆脾气如米鱼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怔在原地不动。

不敢乱动。

一秒，两秒……男人收敛了外露太多的情绪，抬手示意属下收起武器，再开口时声音冷若冰霜：“火发完了吗？”目光凛然地注视着安以若，利落而固执地砸出两个字，“证件！”

米鱼回神，朝安以若吹了声口哨，似乎是在表扬对方的彪悍。

安以若面不改色，拿出自己的驾驶证甩过去。

男人看过她的证件，抬眼看米鱼：“你，无证驾驶？”

米鱼颇有些不在意地耸肩：“如果您有需要，我可以找人送驾照过来。”

男人似乎并不怀疑她忘带证件的说辞，但是：“不带驾驶证，还酒后驾车！”

他不是交警，但以他警察的身份，查她个酒驾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米鱼满是敌意地看向他。

男人收回投视在她身上的目光，看向安以若：“别让她开，否则直接扣车。”言语间，他转身示意属下：“放行！”声音低沉醇厚，语气淡漠疏离。

“我才喝了一杯都能被发现啊？”看着男人挺拔颀长的背影，米鱼感叹，“这人忒酷了。”用胳膊碰了碰安以若，她后知后觉地抱怨，“袭警啊，安小姐！要是人家追究起来，我们今晚就得被送进去，任你老爸还是我家老头都管不了了。”

安以若深呼吸：“好像是有点儿冲动了。”

“不是冲动这么简单吧。”米鱼不合时宜地八卦起来，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老实交代，你们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过去？”

见不得人？过去？安以若真想给她两下子。



冷静了一下，安以若以四个字回应对方的八卦心：“不念过往。”

米鱼想喷她一脸血。

隐约听到背后的对话，男人蹙眉摸了把脸，颇有几分无奈的意味。如果不是几个月前有所交集，清楚她为何怒极，仅凭方才这打人的举动，他完全可以拘了她。

算了，何必计较，到底是他唐突了。发现属下盘查的车辆滞留了许久，他提高音量说了句“清场”，提示安以若和米鱼离开。

然而，就在安以若的手刚要触及车门把手时，一辆黑色轿车从身边呼啸而过，未及反应，她已被一股突来的大力推倒在地，并被抱着顺势滚到一边。与此同时，刺耳的枪声响起，闷沉而又尖锐。

安以若尖叫。

男人充耳不闻，把她压伏在地上，以锐利如鹰的目光寻找伏击点，并沉声指挥：“不要追，全部留守，通知二队前方路口设障阻截，车牌6645。”

安以若被耳际低沉的男声拉回神智，她抬头寻找：“米鱼？”

“别动！”男人左手微一用力，把她带入怀中，顺势起身移到车身内侧，右手稳握手枪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只见前面有个人影倒了下去。

安以若不明所以，只被过近的声响惊出冷汗，她下意识转身，把脸埋进男人的胸膛。

完全的本能反应。

男人薄唇紧抿，揽臂拉她至身后，以自己高大的身体挡在她前面，双手握枪，厉声喝道：“放下枪！”

“牧队长不要抢我台词啊。”对面的女人没有丝毫惧意，她微眯双眸，左手扣住米鱼手腕，右手持枪抵在她颈侧，声音冷寒，“不想让她死，就把枪放下。否则我一紧张，情况就不受控制了。”

警方显然不会轻易放她走。

被称为“牧队长”的男人不动，现场所有的警员都持枪不动。

黑色皮裤，紧身同色上衣，女人的身高与米鱼所差无几，目光扫过围在四周蓄势待发的特警，她架着米鱼一步一挪地退至距离她最近的米鱼车前：“车钥匙给我。”

男人眉心聚拢，双腿与肩膀平行，身体呈跨立姿势，双手纹丝不动地

握住枪：“给她。”同时与属下交换眼神，示意他们别轻举妄动。

安以若的眼睛一瞬不离地盯着米鱼，颤抖着手抓紧钥匙。

不敢上前。

害怕钥匙出手，米鱼更加危险。

男人似乎洞悉了她的心思，抿唇与米鱼对视一眼，重复：“给她。”

听出他语气中的坚定，安以若攥紧钥匙，从他身后走出来。

擦身而过的瞬间，男人深深看她一眼，安以若读懂了其中明显的鼓励意味，以及……

安以若一步一步走向米鱼。

当距离拉近，她的心跳越来越快。

“别动！”黑衣女人突然改变主意，她把米鱼挡在身前，“把车钥匙扔过来。”

安以若手心都在冒汗，她停步不动，似乎是在等待男人的命令。

然后，身后的男声告诉她：“照她的意思做。”

安以若在黑衣女人与警方的对峙中回头。

男人直视她的眼睛，点头。

这时，“以若，给我。”开口的是米鱼。她微一侧头，对身后的女人说，“你不会打算自己开吧？手臂中枪的滋味应该不好受。”

滴血的手臂提示她自己中枪了。女人略一思索，右手微动，枪口抵在米鱼后脑：“这点伤丝毫不影响我杀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你。所以，老实点儿，别耍花样。”言语间，她已松开米鱼被扣在背后的手。

与米鱼有一瞬的眼神交流后，安以若轻轻抛出钥匙。

米鱼心领神会，作势欲接，却在瞬间急速俯低了身体。

黑衣女人的身体霎时暴露在警方枪口之下，她躲闪不及，下意识扣动扳机。

两颗子弹自她及男人的枪口射出，直逼向对方。

砰、砰——

趴倒在地的安以若和米鱼以手掩耳，紧接着，黑衣女人的身体直直栽倒下去，然后，就有鲜血自她胸口涌出。

安以若看见血，干呕了两下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
米鱼爬起来抱住她：“以若？安以若？”



“叫救护车。”男人收起配枪，大步走向被当场击毙的黑衣女人。四周骤然忙乱起来，现场很快被封锁。

急诊室外，米鱼打完电话，眼睛都是红的。

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现在她才开始后怕。以当时的情况看来她们的做法确实太冒险了，和安以若的默契是相交多年培养出来的，可如果当时警察的枪法有丝毫偏差，她就会死在黑衣女人枪下。

后果不堪设想。

把脸埋进手心里，米鱼长长呼出一口气。

心神恍惚间，楼梯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她应声抬头，语气哽咽：“这里。”

是席硕良。

他几大步踱到她身侧，气息不稳，目光焦虑：“以若怎么样了？”

米鱼抹了把脸：“她晕血昏倒了。”

“有没有伤到哪里？”

“擦伤了胳膊。”见到熟人，米鱼的肩膀垮下来，“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伤我不知道。”

确定安以若没有生命危险，席硕良松了口气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米鱼闭着眼睛挥了挥手表示没事。

席硕良的疑问还在继续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没事去城外干什么？”

是啊，那个该死的谭子越为什么要约她去那么远的地方相亲！

却没办法对席硕良诉说细节。

“一言难尽。”米鱼的嗓子哑了，忽然，她开始咒骂，“真倒霉！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就该待在家里足不出户。简直莫名其妙！”

席硕良见她脸色惨白，显然是惊魂未定，于是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。沉默。

安以若很快就被推出了急诊室。

除了手臂，她还擦伤了膝盖，加之受了惊吓，抵抗力下降有点儿低烧，暂时处于昏睡状态。

病房里，席硕良蹙眉为她盖被子，不言不语。

直到凌晨，米鱼被走廊里突来的说话声吵醒。

她正想开骂，席硕良已起身走了出去。

身穿警服的男人见他从病房里出来，亮出证件。

上面显示的姓名是：牧岩。

席硕良问：“什么事，牧警官？”

牧岩神色不动：“你是安以若什么人？”

席硕良不着痕迹地打量他，惜字如金：“男朋友。”

“安以若和米鱼牵涉一起贩毒案……”

“以若还没醒，米鱼也受了惊吓，要录口供请等到天亮。”席硕良立在病房门前，语气充满了讽刺和敌意，“你们的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，难道还怕她们跑了？”

牧岩抿唇，在席硕良面前傲然而立，如同王者。

片刻，他才开口，却是对身后的属下说的：“醒了就带走。”然后转身。

审讯室里。

牧岩拧眉：“安小姐，请你配合。”言语间，他曲起食指轻叩桌面，显然耐心不多。

“我说过了，我不知道。”安以若疲态尽显，不自觉地提高音量，“枪不是我们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车里，我也想知道。不过这个该由你们警方去查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知道的说出来。至于其他，对不起，我有心无力。”

她早上醒来就和米鱼一起被带到了缉毒大队，做了一整个上午的笔录，就算她再有耐心，也控制不了心里的烦躁。

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相亲，一次令人不快的偶然相遇，成就了一段惊魂未定的遇险经历。本以为有惊无险是不幸中的万幸，没想到车里居然出现一把手枪。

被“拷问”久了，安以若都想骂人了。

可牧岩没有结束的意思，接过属下手中的笔，他摊开文件准备亲自记录：“请你再详细叙述一遍昨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之间发生的事情，不要错过任何细节。”

安以若对他还有敌意：“我已经说得很详细了，难道去洗手间的次数